金鋼鑽

●社址 上海英租界[illegible]五號 電話九〇六〇〇●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定報價目 中國境內 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四角 一月二角八分 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上海通用銀洋計算 郵費先惠 郵票加一

第九百十七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八厘

廣告刊例 「新聞欄中」計三十字長寬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格每期洋八元「新聞中縫」每格洋五元「封面中縫」分格等新聞同每格洋五元「封面」計十五字高十九字寬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格每期洋大洋一元

今夜八時三刻起賽 回力球 精良球員 顯身塲內 火爐助煖 百看不厭

杭州 清和坊 萬隆腿棧 冬令特殺 馳名南肉 分售處

本棧開設杭地七十餘載專售金華茶腿正冬風肉家鄉南肉各貨均極上乘惟家鄉南肉一道本棧出品最優蓋選料正路醃淡適宜與市上所售大不相同本主人為便利外埠顧客起見特設分售處于下列各處如承賜顧請向經售處購取不勝歡迎之至

上海三陽 知味觀 南京 [illegible] 上海先施公司 天福利生 [illegible] 海全冠生園 [illegible]

鄉腿鄉肉價目 大包二元 小包一元

上海新開 大上海飯店 國曆[illegible]開張

天津路浙江路口〇〇轉大馬路香粉弄內

池廟中心交通便利 禮堂大廳辦喜慶 中西菜點聽客揀選 房價獨廉與眾不同 內外建設概具貴族化 一切設備悉遵科學化 房間佈置採用藝術化 器具陳飾完全美術化

命他維 鷄牛肉汁 中西大藥房經售

明星影片公司 新片預告

張石川導演 胡蝶 鄭小秋 夏佩珍 暨全體男女演員合演

愛國軍事巨片 鐵血青年

片已攝成定期廿一年元日在中央大戲院公映

徐重道國藥號 五淋白濁丸 主治[illegible] 總號[illegible] 接方送藥部 電話一二三三號

紅樓新語 (五)

小說的評論 (僧頤)

雖有兩庫金銀、及林家遺貲、尚不能支、而究其實、皆涓滴歸公歟、由璉鳳之任用私人、收受賄賂、而鮮事者乃敢肆然舞弊、所謂損其十、而取其十、固小人之常態、我前謂璉鳳、非能幹事、徒善揮霍、於此益可見矣、作者著此、為富家不知事公子、痛下鍼砭、垂戒頗深、

閱邸報、據宗時、(即光緒帝、此事大約在卅一年)慈禧太后於祀灶日、分致各公使湯圓、及頒賞各大臣各使署每盒八枚、各大臣每盒四枚、以市價論、每枚值數文錢、宮中之物、縱曰天家珍品、度其值每枚以市價十倍計之至矣、以萬枚核算、所費亦屬有限、乃聞內宮報銷銀二千四百餘兩之多、又慈禧借用國女畫師寫照、旋建佛照樓供之、聞費銀一百六十萬、而究其實、則工料之價、僅十之一、餘皆浮冒中飽、書中於賈璉熙鳳之受請託、則明點、而於賈芹輩之營冒、則絕不之及、特於後文水月庵、及賈璉向鴛鴦商借當息時、輕輕描出、實文家畫龍點睛手段、(按經理此佛照樓工程者即曹汝霖)

賴大家中、既有小小家業、子又名列仕版、而已猶依傍栖賈氏、殊不可解、殆賈府之所入、較牧令更優耶、抑藉以依草附木、肆其招搖撞騙耶、而為之解者曰、賈絕奴僕、固非屋工之比、然賈氏既許其自贖業產、又許其子冒入仕途、安見不允其贖身耶、其故可知矣、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者、豪奴惡僕導主為非、藉以漁利、賈氏子弟之不肖、實基於此、然珍璉之荒淫、寶環之比匪、較寶玉之僅僅情癡者、尤為可殺、

清廷廢親王奕劻、以懿親柱國、而貪婪不已、醇邸則子為天子、更有何求、乃引用張蔭皮、做奕劻之所為、變本而加厲、政以賄成、官以貨取、如徐世昌督東三省、靡帑千萬、醇邸乃攝政、撤其任、召之京、將詰其實、乃徐竟以倘來物為運動、並餽醇邸以名馬高車、非但不罰前失、反畀以郵部之權、旋晉樞席、用人行政、顛倒若此、安得不亂、未幾而武漢事起、宣統遜位、貪墨者其念哉、比之王熙鳳引用群小以自輔、而賈氏旋敗、心計雖工、多見其不知盈虛消息之理、然使後人哀之而不知自戒、則亦安能保己不復為後人哀乎、

王熙鳳一生作事、不外乎奸詭譎詐、如造作金鎖、以欺賈母、奉迎賈母、以御邢氏、家庭之間且然、其下無論矣、則弄權鐵檻寺、及幫辦尤二姐諸事、不足責哉、然鐵檻寺一案、死者二人、而殺尤二姐、又使人追殺張華、心很手辣、一至於此、視人命如土芥、而黛玉之死、又實能動其心哉、故秦氏魂魄而責、而仍不知悛、始終怙惡、終致顛覆、財既收沒、身亦旋殞、可謂報施不爽、

賈璉之娶尤二姐、雖由賈璉之昏瞶、實亦由於賈珍父子之慫恿、蓋賈珍與二姐日久生厭、二姐既走、乃可并力於三姐、[illegible]賈珍者、賈璉之[illegible]、珍璉之性情如一邱之貉、故既得秋桐、[illegible]淡、是賈璉者、二姐之劉[illegible]、秋桐者、熙鳳之黃粗也、

黃熟梅子

此書為華雲生君得意傑作用新式標點排法新穎校對明確[illegible]概自九〇一期起按期刊登一版蟬聯而下決無間斷凡愛讀小說者不可不按期積受也

人皆認肺癆為必死之症無藥可醫 現在有肺癆不死秘法公開濟世 癆 欲求肺癆不死秘法者請向上海[illegible]記路第三十五號愛世開洋行索取

更新舞臺 今晚開演 本[illegible] 子[illegible]記

痧痘兒科專家 徐麗洲醫士 寓老閘橋北唐家弄口 (電話四二一四六號)

小言

馬湘伯等之老當益壯 (寂人)

國難救濟會領袖、有馬湘伯張仲仁諸人、列名其中者、如李根源韓國鈞王清穆吳趨清等、要皆耆年碩望也、其宣言云、東三省不亡於清代、不亡於民國、而亡於以黨治國之今日、直攻政府、能言人之所不敢言、義嚴辭正、似疾首痛心於黨人者、某報謂出自趙厚生手筆、或云吳中張某所撰、茲不具論、平心言之、政府之不良自無可諱言、而列名諸人中、有在黎元洪時代、袁然任首座者、亦有在袁帝時代、參與密勿者、何以不沈幾遠矚、為所當務、提議放棄東三省日本有優先權之約、且二十一條之約、為今日之禍根、當日承認時、何以不力為阻止、似東三省之亡、在政府固未得辭其辜、而釀成之久、漬而成此、兩公亦未能置身事外焉、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兩公殆難免矣、

評論

嚶鳴詩話 (亞鳳)

(卅一)

沈文浩、字瘦狂、松江人、少年不羈、作客四方、喪其室人李潔芳女士、痛悼之餘、幾走玄為披剃為僧、旋在蘇州巡迴一歲、又返初服、其行事之嶔崎可笑如此、近年落拓海上、為大成書局司編輯事、暇時好為詩、尤好飲酒、余與佛影呂廬竹鳴諸子、為文字之飲、瘦狂輒與焉、近以詩稿屬余評定、余為刪存十之三四、其痛哭五古一章、敘事叶韻、頗臻老到、余頗得此一首、悼亡諸作、悉可刪却、瘦狂以為然、茲特錄於下、詩云、「前年二十四。今年二十六。即此二年中。事事堪痛哭。作幕滑他鄉。勞形智案牘。二豎忽相侵。狼狽歸來遽。荊妻為且驚。手為調饘粥。體貼問寒溫。十日不交目。予病喜方瘳。渠病嗟已伏。𡖇乃姙娠期。看看八月足。一臥忽兼旬。纏綿在床褥。藥石竟無靈。惡胸氣已促。八月念三晨。醒來悲弱玉。捫之體已冰。視之眉猶蹙。相伴赴泉台。腹中一塊肉。本是比目魚。忽焉成鰥獨。嗟嗟復嗟嗟。此心如槁木。披髮入深山。聊脫塵俗梏。遨遊隨情慮。遂爾返初服。淚倒閱里閭。何以果我腹。攘管發長嘯。暑券貨田屋。田園貨已空。飄零無歸

食譜

四腮鱸談 (沈瘦狂)

自張季鷹因秋風起思食鱸魚膾、而吳中鱸魚之名以著、坡老赤壁一賦、范石湖西風吹上四腮鱸一詩、而松江四腮鱸之名、豔稱人口、又正事通載、天下鱸魚皆二腮、惟松江四腮、一魚之微、而騷人墨客、為之點綴如此、魚若有靈、雖供烹煮、復何憾哉、考松江府志、四腮鱸產長蕩橋下、(長蕩橋一帶為西外熱鬧之區)顧今人談者、莫不言秀野橋、豈魚亦嫌長蕩橋河流之濁、率其族以遷耶、恨不能執漁人而叩之也、

凡魚皆可殺、四腮則不可、殺奏以刀、鮮味盡失、法用方形竹箸一枚、入其口、捲其腹、去其腸雜、留其肺、(肺最腴美、惟須俟西風起、肺葉始張大、)然後入鍋、煮以炭火、待熟即食、魚翅海參、不足道矣、

四腮鱸離水後、不能久飼、若畜之于缸、貯之以水、不越宿而僵、遠道有求之者、輒拌以鵝糠、自謂得計、其實鵝糠入腮、氣息窒塞、欲其持久、適促其死、但須納乾蒲包中、置通風處、所雖餒數日猶活也、

食四腮以冬至節前為最肥美、過節則子滿、味同嚼蠟矣、寄語老饕、欲饜口腹、盍速泛舟九峯三泖間、一快朵頤、否則徒嘆食無魚、惟有期諸明年耳、一笑、

[illegible]宿、有舌不可耕、有筆不可疇、已矣復何言、倘我尊中醉、」是詩敘次質而不俚、沉痛詼諧、兼有其妙、較之尋常悼亡之作、不脫元微之王漁洋窠臼者、實能高出數倍也、(本節未完)

四腮鱸為狀與塘鱧魚無大差異、惟腮紅體微白耳、塘鱧宜紅燒、四腮宜清煮、雅俗之不同如此、于魚而益信、

筆記

迂夫子之詩 (盧瞻)

迂夫子之詩、言雖正而意實腐、雪濤詩評云、有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肩並倚讀兵書、韜略原非中饋宜。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讀關雎。」議論不可謂不正、其如頭巾氣何、陸稼書先生詠佛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吾儒不可謂不嚴、其如道學氣何、元人詠牡丹云、「叢花似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名曰翻案、實則大煞風景、此處昔人譏白傅憶妓詩多憶民詩少、譏李後主詞之揮淚別宮娥、不揮淚別祖先、同一腐論、又明人詠昭君詩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貴商嚴夢裏賓。」高青邱稱賞之、而王漁洋則譏為村學究語、余謂漁洋之譏、雖在青邱之上、吟詩本風雅事、一着以語錄口吻、則詩之本義失矣、迂夫子可以吟詩耶、

Vitamin A 大輪 維他命A [illegible]

法租界霞飛路龍路首西七號二十九一路四車電車下是便

仙宮浴室按摩院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

沐浴健身之唯一門戶 房間本院寬大清潔 富麗佈置無與比倫 定價低廉特別公道 年輕女子技術精巧 手術按摩宏大超絕 兼有按摩擦背 包君滿意 十分舒服 價目 浴室一元 按摩二元 男女洗浴 二元半 [illegible]

美麗牌香煙 上等國貨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中國華成煙公司出品

唐拾義 防癆久咳丸 上海廣西路角 唐拾義父子大藥廠發行

雲南白藥 ◎治傷治癆 ◎起死回生 ◎百病可醫 ◎靈驗無比 謹防假冒 價目 [illegible] 總經理處 派克路九號天南公司 本埠特約代經售處 [illegible]

小閒話 (陸士諤)

取髓油入鍋、上炭火再熬、熬至烊盡、約熬去水兩碗、西盆換上清水、再用絹綢篩濾去細渣如煎法、開水澆洗如煎法、經兩次之煎熬、已成淨髓油矣、俟其凍結、再煎第三次、加廣加水熬煎濾渣、悉如煎法、第四次用以好陳酒四兩、清水四兩下髓油煎熬烊盡、不必再用絹綢濾、傾入大號蓋碗中、俟凍結、即成為純牛骨髓、每日用小刀刮下食之、或協麵包食、或協麻酥食、或協清酒、或協核桃肉、悉聽所便矣、

吳淞鎮汪慎卿君、為淞滬鐵路機廠打樣員、患疝氣有年、近來每一腹痛症、年必數發、發則雷請急痛、較越五分鐘一急痛、重於小痛則時或止也、遍延中西醫、殊無效之驗、福民醫院日醫某斷為大腸下墜入陰囊、非解剖用手術割去下墜之腸不治、紅十字會西醫亦主開割、西醫鎮名中醫、成投利氣之劑、絕無少效、十二月八日、大痛已屆三日、乃郎汪乃濟君乃來邀延余往治、診之脈來弦緊、余曰、此氣滯也、還來腹痛不休、脈弦緊、氣滯顯然、舌苔黃膩、法先舒氣、以生白芍廣木香延胡川楝肉沉香片青陳皮鬱金滑…九為方、另以蘇合香丸作引、

清亮　準　空前絕後

馬連良　王少樓　言菊朋　譚小培　羅文奎　尚小雲　王少樓　尚小雲　雪豔琴　譚富英　雪豔琴　蕭長華　杜麗雲　金少山　馬富祿

蓓開新片

李多奎　金鋼鑽　劉寶全　白雲鵬　老倭瓜　沈儉安　薛小卿　王彩雲　張冶兒　韓蘭根　俄國音樂班　德國陸軍　美國歌舞團

愈出愈精　益臻完美

新政府如何支持危局

（國民）

某報載東京十八日通電、日本政府、決定開始攻擊錦州、又路透社從負責方面探悉十一月二十七日、所發日軍不得前進至遼河以西之命令、現已取銷、又日本通信、政友內閣出現、對華政策、不外根據田中遺策、以武力征服中國、加以國聯會已為日本屈服、荒木就任、即在閣議提出增兵案、先在名古屋之第一師、與靜岡之第三師、挑選精銳、於十七日晚出發、徑赴東北、其計畫在奪取錦州、然後古熱河、長驅而入平津、消耗傳來、我國民為之憤氣填膺、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不識與民更始之新政府、高坐堂皇之諸要人、亦曾於酒食宴會往來酬酢之時、籌備及此、為強有力實行抵抗之計畫否、至某要人之宣言中日親善、不合時宜之政策、及夫政府鎮靜忍耐不抵抗之上策、殊不適宜於急不及待之事機矣、

陳濟棠通報中之汪蔣合作

（狠發）

蔣既通電下野、汪忽稱病不出、日來最活動者、孫科伍朝樞陳友仁李文範諸人而已、然蔣在下野之際、對於蘇浙贛三省、驟然改組其省府、并以上之意、一面派宋美齡謁陳璧君、商汪蔣聯絡事、又勸告與稚暉勿再反汪、并欲聯汪、確有事實云、又謂蔣祕令寧滬進行兩事、一鼓吹聯汪抗

雖委員會主席兼代國府主席、朱培德何應欽亦到滬晤汪、所談甚祕、何並密調其最親信之黃埔生鄭悌、謂此時應以汪為政治領袖、應致促

林主席之奇癖

（一木）

新任代理主席林森、其略歷已見各報、林之為人甚奇、不蓄妻孥、孑然一身、或謂其從未娶妻、或謂其悼亡鰥居、有以此為詢者、林皆笑而不答、尤奇者彼奔波南北、亡命海外、必挾一大皮篋自隨、平時扃閉甚嚴、不輕示人、及黃昏人定、輒閉戶下鍵、啟篋賞玩、與同居者、無不疑之、一日、林笑噱衆曰、君等頗疑余之篋中物乎、今日可以祛此惑矣、乃召衆入室、開篋示人、衆人無不驚駭卻走、蓋篋中所貯非他、乃骷髏頭數枚耳、衆詢其故、林曰、此某某喇嘛之遺骨也、余愛之甚、故常取而玩之、君等幸勿懼也、其癖好之奇如此、今林已代理主席、高蹈之暇、不知尚能從容鑑賞此喇嘛遺骨否、

軍人為主席、是似有所佈置也、汪則無不赴京、然特召其昔年之哼哈兩將陳公博甘乃光來、使與其最心腹之曾仲鳴、聯袂入都、故局外之人、對於蔣汪、仍具特殊的關懷、蓋蔣汪手段、殊底甚高強也、最近陳濟棠之第一集團軍、發出通電、指蔣汪別有合作之進行、其第一道通報略云、粵四全會糾紛傳播後、蔣以分化之機關已至、一面扔銷北

胡二運動學生及各團體赴粵請願、又邵力子祕密謁汪、請汪赴京任國府內外交迫、行止兩難、有引退!!!蔣顧遺接受云、其第二道通報略云、

洋所有軍權暫交何應欽維持之意、我方如能保持對抗局面、蔣倒必可實現云、此兩項報、關係第一項則、然汪蔣有合作趨勢、對汪似有疑忌、然今汪蔣之新發展、或可於此推測之、關於第二項、陳濟棠殆深幸蒞為外交所壓迫、且陳在此十萬火急的國難中、居然倡為保持對抗局面之說、其無心肝、愈可痛恨、雖然、堂堂通報、不報外患、而重內亂、有此軍人、中國不亡、其幾希矣、

吳稚暉之末路

（清議）

吳先生之學問文章、在革命人物中、自足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之目、即其滑稽口才、風頭之健出、怒罵而出、新舊乘除之際、自覺升沉之感、顧微尊退隱深山之計、不知所謂深山者、即胡展堂幽居之湯山歟、抑無錫入所圖轉之惠山歟、使其早許及此、國勢撥壞之交、南都奠居之始、口不言功、奉身而退、等於神龍之見首而不見尾、豈非民國史上之一代完人乎、惜其見事之已遲、抽身之不豫也、雖然、從此恬不思起、屈不思伸、閉戶省過、絕欲延年、其亦對於身歷五朝為、自新為聖賢所許、晚節亦豪傑所作長樂叔之獨道歟、

孫哲生手下之哼哈二將

（鳳影）

太子派首領孫哲生、居然得意洋洋而晉京矣、回憶當年拂袖出京、在上海大做一篇空頭公債、而潛赴廣東時之情景、孫氏當亦啞然失笑、孫此次晉京、其目標頗欲一嘗主席滋味、顧名既不高、德又不隆、自知不孚衆望、乃退而思一溫財長舊夢、孫與其母與宋子文積不相容、在雙方電詰時、孫嘗斥宋為窮小子、可見彼此已成水火、孫之欲攫財長一席地、蓄意已久、今有此機會、自然樂得取而代之、孫手下有哼哈二將、一為黃漢樑、黃曾在上海某銀行辦理、孫之財產、均由黃為之保管放息、蓋一親信之內賬房也、一為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黎善逢迎、孫科之兒女、均託黎教養、黎任孫哲生處、實無異一雌性之褓母也、今孫哲生捲土重來、吾知此哼哈二將、又將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中國政治之變更、枉抂造成一般無聊政客機會、言之實令人疾首痛心也、

以嬉笑、亦自一時無兩、惜其眼光太近、翊戴之忠、攀附之捫、祇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出言又復不慎、尉逆之譏、既得罪於粵方、此皓首匹夫之罵、又得罪於閻馮 垃圾之譏、清客伴食之喻所由來也、以數十年老革命之資格、之才望、而隳於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論者痛之、今當

□海上名畫家君賀大健、向抱愛國思想、固一熱血男子、自暴日侵佔東北、馬將軍衛國拒敵後、賀君偶與友激昂、淚盈眶下、聞者動容、此次假香凝女士組織救濟國難畫展、賀君投袂而起曰、我輩救國、此其時矣、乃出任宣傳主任、連日除經畫山水精品、加入該會外、搜集有關於會務新聞、撰稿親付各大報登載、洋洋數千言、振聲疾聲、傾刻而成、得暇且幫助徵募各名家作品、藝林中見賀君之熱心救國、莫不踴躍加入、他日成績之佳、賀君實有功矣、

□啟事　本館租用郵務總局第三二一〇號信箱、將於本年年底滿期、明年不再續租、嗣後惠函、請逕寄上海天津路慈安里五號本館爲荷、

□投稿諸君如有未換到稿費揭單者、請開明題目、月日、字數於每日下午七時到本館總務處向潘君領取、

要人各領旅費千金

（橫槊）

寧粵往還接洽、時逾兩月餘之和平局面、直至十七日孫陳伍李等率領粵方人物數十名到京、是為完全實現、然政治建築在國民黨之上、故赴京人物、皆以黨為立場、京滬道上、尤以身充國民黨中央委員之顧孟餘郭春濤陳璧君甘乃光白雲梯陳公博曾仲鳴王法勤朱樸之梁寒操趙丕廉覃振傅汝霖潘雲超朱霽青唐生智等為出色當行、開發給旅費、每人一千元、故其總數、極為可觀、但此項鉅款、將由何氏手持發給旅費、則無所聞、不過該委員所乘者專車、未嘗繳納車費、到京之後、政府又派汽車迎往華僑招待、或勵志社下榻、食宿更不須自理、乃既以要人身份、揚名於京滬之間、又得不費唇舌、一舉手而拜領千金、此誠天下至快慰之事、亦足見中央委員之名貴、斯無怪廣州四全會諸代表因爭中央委員、而致大打出手也、

市商會之真假金蓮

（金）

上海市商會於前日忽發生一室、未幾、趙南公等亦手持商人運動委員會前往接收公函趕至常委室、與市商糾紛、當下午一時許、有張會主席王曉籟談判、要求子康者、率領便衣隊百餘立到移交、王曉籟嘗以爾入、直闖市商會、佔據辦公等以何名義可來會接收、

（金）趙答我等係以商人運動會名義前來接收、市商會係非法組織、我等乃奉中央黨部命令而來、王曉籟笑答云、市商會亦係奉中央命令而組織、何得謂非法、不肯移交、於是雙方各

以中央黨部黨幌子、一個面紅耳赤、一個磨拳擦掌、當□一副神情、幾如唱一齣五花洞、一個說我是真潘金蓮、一個說你是假潘金蓮、這一齣滑稽五花洞、直唱至四時許始進場、觀者無不作掩口葫蘆也、

本報徵文徵畫條例

（一）本報注重大報迎不登消息如齊各界以大報未經登載之聞

（二）本報歡迎新聞照片以及名人名伶名妓照片俱所歡迎

（三）本報歡迎漫畫諷刺畫俱所歡迎

（四）長篇小說須首尾往並以便隨時通信及寄奉稿費揭單

（五）來稿請注明姓名著作權即記本館請弗再投他處

（六）稿來一經刊出其稿費逢陽曆月杪寄奉揭單憑單向本館支取

（七）贈資由本館酌定不發還惟名貴之照片及長篇小說預先聲

（八）來稿無論登否概於十日內退還

明附有郵花者不弗抄襲再投他報已登之稿

小金鋼鑽徵文條例

（一）小金鋼鑽專載文藝作品。如諧文、笑話、筆記、詩、詞、滑稽小說、竹枝詞、謎語、聯語、酒令、文虎、詩鐘、以及各種評論、意境超卓、而耐人尋味者、無不歡迎。

（二）凡另有餘興、一概、專代各界徵求詩詞、射覆、詩鐘、對聯等、須由值課人備具贈品、分贈應徵諸君。（凡願在本報值課者須由本館熟人之介紹、否則須繳保證金二十元、待文字披露後一個月無人聲言異議者保證金如數奉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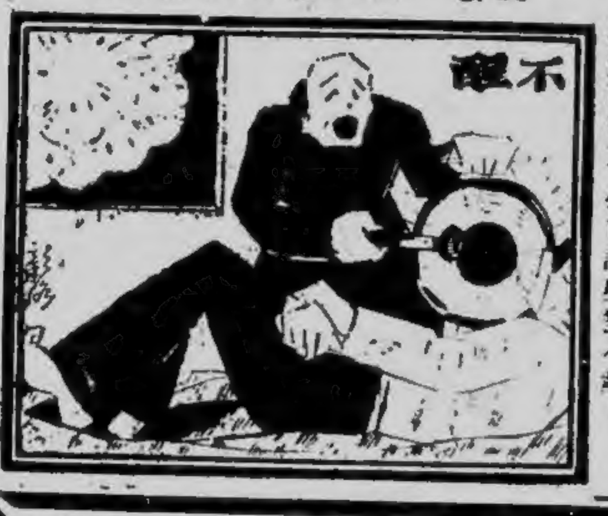
（三）酬資另行規定、抄襲家以投稿例論

（四）抄襲家惡投稿例一概拒法。

片上發音怎講？

（徐心廠）

□對不起！天一影片公司。中國人每會打倒人、尤其是做廣告的來得利害、至於他的本身有無缺弱、則又莫明其妙、中國電影界此尤其甚、這一年間有聲影片、我們耳朵都聽炸了、可憐毫無發明的我國電影界、又何必自相殘殺、大家都是仰外國人的鼻息、化了無量數的金錢去弄了不三不四的東西騙騙人、一輩子還是那些明々在七十二變、而還來得及攻擊人家麼？話不多說「只要請大家研究研究這個『片上發音』怎樣說法、便可以逆知一切了、有聲影片之發音、簡單的說、便是用攝影機先收入人們說話歌唱時在空氣中的顫動音波、把他變成一條條細的線、刻劃、膠片上、在戲院放映時、這膠片是的速度異常、而振動戲院電於大而成大聲、其作用完全在無線電之收放以及音波在空氣中的顫動、膠片上何嘗會發音、只是感光的作用而已、那末、片上發音這個名詞、老實說是有些不道地、定這個名詞的人、據說是始於『雨過天青』的某君所擬廣告、大約某君也是聽人說的、只是我們處處要以研究態度、遇一切事物、直聽塗說、未免貽笑方家、因此我們感想到電影界的知識問題、而恍然到中國藝術技術的飽難進步、不過現在據說國立中央研究院有人正在努力研究感光有聲攝影機、假使大家剷除私見去考查一下、便知分曉了、這篇文章有些像專對天一公司的廣告而發、因此我要向天一公司說聲對不起！



葉楚傖保釋陳德徵

（今猿）

陳德徵之聲名、為傳遐邇、亦已久矣、當其留居南京憲兵本部之初、各方懇請懲辦、以伸法紀而肅黨綱者、文章盈尺、然陳得葉楚傖邵力子陳布雷三數人之庇護、卒獲安全無恙、於是凡懇請懲陳者、念多數人之誠意、竟不能敵三數人之腕力、因此乃在失望中而放棄其請求、今者葉楚傖於蔣介石下野之際、衔語於蔣、請釋陳以了手續、免使他人主政、貽陳以不幸之遭際、在陳重見天日之後、亦必犬馬圖報、在釋之者修德放生、亦必積福不少云、蔣於是縱之使祕密返滬、若陳者、誠可兩享受寧粵和平之福、亦拜受蔣介石下野之恩、以視覥靦同態式輝突膺省府主席之命、同足稱為幸運兒也、謹書此以為陳德徵賀、

土肥原之談話離奇

（野史氏）

土肥原為破壞我國之第一罪人、於本月十三日回國、途中對日本記者云、中國國民黨政府成立以來、高唱打倒帝國主義、取消治外法權、尤可恨者乳臭之張學良、投入國民黨、亦否認我日在東北有特殊之權利、故吾國今日、非決心將張學良勢力根本掃滅不可、惟廣東政府、對日采親善政策、故廣東政府上台、滿洲問題、可迎刃而解云、彼豈不知廣東政府、猶是國民黨也、其上台之主義、猶是打倒帝國也、猶是取消治外法權也、且彼所云親善者、將以估據居殺為親善耶、抑佚剛中全國、納土稱臣、而後始行親善耶、迎刃而解云云、其指直接交涉、承認彼於東北有特殊之權利而言耶、總此前後之言觀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其為離間我新政府與我國民之感情、則不待智者而後見矣、我政府其注意之、我國民其諦聽之、

櫻花夢

（四）

（謝慕齡）

〔短篇小說〕

他當然永遠不會忘記她在「隱園」勉勵他的一句話、所以在勤員令下、他已糾合了數十個同志應募到軍隊去。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人們的離別終是免不了的、然而在這種生離死別的當兒、縱有萬分的強忍、終不免於黯然：何況是老母的慈愛、妻子的恩愛、以及兒女的私情呢！

大隊開拔了！勇士們離別了父母、拋撇下妻子、站在戰旗下準備進行了。國魂耳聽着歸隊號的緊促、於是握住鵑麗的手勇敢地說道：

「鵑妹！我自信我是一個有志的青年、所以不忍坐視着祖國的淪亡、我願犧牲了身體、永當祖國爭光、為整個的民族爭生存！今我望你保重了身體……」

她卻是從來沒經過的一幕、一切景象抨擊了她的內心碎亂、什麼話也講不出來、最後始帶顫地答道、「國哥！願你為國爭光去鵑妹、我現在去……了」—他說到去字兩泡熱淚滾滾滴下：「從……」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帶領了萬千灰布男兒、浩浩蕩蕩向前移動、軍樂奏着壯歌鼓勵勇士們前進、一排一排的過去……終於最後走完了；鵑麗站在人羣中前望、眼淚一乘乘的流出、心房如刀絞的難堪、然而她並不留戀着勇士們的前途、她只覺得世上的公理為什麼不存在、強暴者終要激盪這悲慘的大戰！幻想中她對前面的影憶一些也看不見了、她深深地長嘆一聲、跟着衆人說道、他們去了、再不見了！

記陶百川之走

（子文）

北大代表許秀岑、中大代表江學乾四元和蔡之慶功宴、席猶未終、而大來混鬧、市黨部已接得國府密電、謂該代表等到滬後、如有開會等情、迅即妥為制止云、國府之所謂妥為制止、非謂用武力制止乎、不料指導大學聯合會之市執委陶百川、誤會其意、趁名大學在少年宣講團開會之際、立刻弁往公安局、招人僱汽車、駛往宣講團門前埋伏、追許江會畢出門、遂演成毆打之事、陶以為大功告成、即回至市黨部與所招各人在樓上吃批學生已到陶見勢不佳、即率各人擬從後門出走、後門緊鎖不得啟、陶心益急、當由某甲飭勤於警持鑰啟門、始得走出、其時大學生已入室、有詢諸該警放誰人出去、該警認答鄉人來借打電話者。現正打電話問去也、學生等信以為真、遂不之覺、衆既搜陶不得、當派各代表赴同孚路大中里陶之宅內搜查、則陶已率眷屬逃避一空矣、茲聞業已化裝易名、潛赴京都、向某中委摩訴一切云、

嘯笑因緣之商榷

（十）

（倉濟）

〔小說閒評〕

第二十一回何麗娜因婚事不諧、憤而應去、其時樊家樹投考之大學、尚未開課、計其時日、當在舊曆七月中旬、迨第二十二回樊家樹至西山翠微園遇何麗娜、則已在多初下雪之後矣、然則何麗娜獨居西山別墅、蓋已歷三四個月之久、此三四個月之中、其父母家屬以及好友如陶伯和夫婦輩、豈知之耶、抑不知之耶、謂其知之也、則斷不能任其獨處西山、隨從寥寥、謂其不知之也、則何廉夫婦對於愛女失蹤至三四個月之久、尤決不能漠不聞、而環翠園中之執事、亦決不能代何麗娜保守秘密至於三四個月之久、竟不一通知其主人、故無論如何、何麗娜之離居環翠園、除陶氏夫婦外、均不知、實屬過份不可通、

〔小長篇說〕

黃熱　樓子

"照啊，"孔方披起長衫，一把撈了我的外套，"請你們兩位略待片刻，老鐵，把襯衫袖口放下來，到對面去。"

我脚不停地上了春申樓。孔方買了一張游藝報，按圖索驥，找着了我們應當坐的場子。我剛抬起頭來，不差，是的，孔方真能幹；胖子拉着弦；瘦長條子打着鼓；別一個胖子和金鳳雲在樓上對口唱；一會兒瘦長條子朝我看了一眼，迴過頭去和胖子嘁嘁喳喳講幾句，胖子便也朝我看，一會兒那金鳳雲也邊唱邊朝我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義，詫異麼？歡迎麼？厭惡麼？幾條目光從樓上射住我，怪難爲情的。隨手整整頭上的草帽，拉近眉際，低下頭去，和孔方說："你留心台上的朋友，似乎認識我啊。"

"是的，金鳳雲的腿太粗了。她很注意你啊！目光中燃着立等回音的火焰。老鐵，她有點誤會罷。"

我沒有回答孔方的話，已經聽得身後吉閣吉閣的皮鞋聲響；不等我的頭回過去，一個女子的背影，巳在我眼前閃過，白印度綢的旗袍，披在肩上黑漆蓬鬆的頭髮，肩頭微微露出半升紅襟花，右手蕩着一把紅鵝毛的羽扇，隨風飄搖，